

<<拈花惹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拈花惹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226949

10位ISBN编号：7500226942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中国盲文出版社

作者：刘墉

页数：167

字数：9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拈花惹草>>

内容概要

“刘墉浪漫期作品选集”共五本，收录了我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五种风格，补上了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的一个空白。

人生过半，以前写的好的、坏的，都成了，即或今是而昨非，‘今是’也是踏着‘昨非’而来。就让我读者看看我早期的作品有多浪漫、多虚幻、多逗乐吧！

于是，把这集子，呈给各位读者，以博方家一粲。

<<拈花惹草>>

作者简介

刘墉，画家、作家。
一个很认真生活，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。
曾任美国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、纽约圣若望大学驻校艺术家、圣文森学院副教授。
出版中英文著作七十余种，在世界各地举行个展近三十次。

创作的原则是“为自己说话，也为时代说话”；处世的原则是“不负我

<<拈花惹草>>

书籍目录

序 昨天走过的路 纽约老农 暮冬园事 睡成风景 亿万年的奇缘 问园园历 老农玄想 冰冻的玫瑰 心安理得 如果地球像花盆一样 问园心情 问园秋情 众里寻他千百度 庭院深深深几许 种下情缘 雪的滋味 孤挺花 四季的声音 漂泊人语 柿子 风筝之歌 童年的草园 迎春花 母亲的耳机 何处是故乡 藏在你我心底的中国年 着意过今春

<<拈花惹草>>

章节摘录

纽约老农 田园耕作是我在美生活的特色，在那风霜雪中看宋发也看凋零。想陶渊明的“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”，虽不至“息交绝游”，却别有一种“大隐”的滋味。

暮冬园事 遂领悟了『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』的道理。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百之暖所能办到。

暮冬本非种花的时节，更何况是在北纬四十多度的地方，只是因为冰封连月，实在闷得发慌。下午看屋外一片阳光，温度计在日晒下高达二十五摄氏度，便毫不犹豫地去车房拿了铲子，决定开始今年的园事。

实在，这种对时序温度的敏感，以自己的主观，催着季节变迁，是我素有的毛病。当然这亦非病，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。

尽管我在暮秋叶子还未凋尽的时候，就嚷着：“看哪！春天来了！”

“那冬天可也没少待些时，只是像不爱念书的孩子，心里催着老师快点结束，刚上课，就已经盘算着放学之后要如何玩耍一般。

所以明知道，现在才二月中旬，春天总要等到三月半，番红花露头才算来到。而今偶然两天的异常和煦，不过是短暂的假象，还是欢喜异常，只当冬天已跨出门槛，步步走远了。

放在后门的旧皮鞋，从暮秋便不曾穿过，用力地朝地上磕了磕，怕其中藏有躲着过冬的虫子，倒落下一大堆秋园中带来的泥土，还夹着一片枫叶。

这双黑鞋自从由出客的层次降级，就被我放在后门，专做园间工作之用。

早先也曾试着穿球鞋操作，却发现既容易在凹凸的鞋底带泥，又不便于踏铲子挖深土；反而这双硬底皮鞋，虽然面上的风光不再，倒仍耐园间的粗活，仿佛许多显宦，一朝势落之后，从基层商家做起，却也常有过人之能。

选择由靠近树林的院角下铲，只是连着三铲居然都碰到石头。细想这块地原是种向日葵和百日草的所在，虽非完全经过改良的沃土，倒也细细筛选过，怎么一冬之后，竟冒出这许多杂物。

不过今天初动土，似乎不必计较，便向侧移开约一米五，由夏日的瓜田下手。铲子果然轻松地插进泥土，只是都在大约零点一五米处便再难深入，使我想起当年在楼顶运土种花的情况。

有时想挖深些，却为碰到了下面的水泥楼顶而无可奈何。

只是此刻人在山头，园圃也非初种，怎么下面会突然出现如此平均深度的硬块呢？

我奋力地挖开一片，露出下面坚实的地面，再以铁铲用力地敲击，丁东然有金石之声。蹲身用手触摸，居然冰寒刺骨，原来是犹未解冻的泥土。

遂领悟了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的道理。

诚然解冻三尺，也非一日之暖所能办到。

无怪那近树林的院角，会坚不受铲，只为隐在矮墙阴影之下，还是全然冻结的状态。

这又使我想起第一次出境，冬天到达韩国的经验。

走在梨花女子大学的校园中，说不出地感觉脚下有些异常，原来从小在台湾的泥土上行走，自自然然地感应了土地的弹性。

所以突然站在如同坚石的泥土地，便有些莫名的怪异。

不过此刻园中的地表不是硬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出奇地柔软，有些像是霪雨初晴，表面不见雨水，实则仍见稀软的景象。

但那软又软得均匀而有韧性，不似雨水淋漓的泥土，倒令人有走在新和的高筋面上的联想。

总要“深”耕，才能有丰收。

看瓜田难做深耕，只好再向园子中间移去。

此处既远离了树林，又不靠近房子，应是最受日照之处。

果然铲铲到底，足有三十多厘米的深度，只是土质奇黏，要比夏日锄地，费加倍的力气，才能将土翻

<<拈花惹草>>

上。

祖国大陆北方的春耕，或也是在距此不远的开始。

我一面吃力地铲土，一面联想到拉犁的耕牛。

初解冻的泥土，那耕牛想必也是特别吃力的，所以与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是相对的。

春泥初解牛先知，或许牛若有灵，从背后犁的顺、滞，也便能感觉到“春有多深”！

园中的土，都是灰褐黑色的，与六年前初搬来时相比，有了天渊之别。

想当年处处都是砾石、黄沙，哪能种花？

全靠儿子和我到后森林中，挖那深黑色的腐殖土，先盛入纸袋，再一包包运上位在高处的花园。

过两年，儿子的功课日紧，对园艺也少了兴致，只好去花店买成包的牛粪往下倒。

每次抱着数十磅重、呈粉状的牛粪，向下倾撒，顿时飞扬成烟，中人欲呕，真是了不得的经验。

所堪告慰的，是效果甚彰，几年下来，土质已完全改善，种花则繁茂，种菜也丰收。

不但每日满室瓶插，满桌园蔬，连那远在新泽西的亲友，也都分享不少。

当然，以前黄色的砂质土是仍在其中的，尤其是此刻下铲，更能感受腐殖土黏而无声，碰到砂土则唧唧作响。

奇怪的是常感觉遇到石块，翻上来又没有发现，只觉得在阳光下，泥土中有些晶晶亮亮的闪烁。

细看才知道竟是些莹洁剔透、有如水晶碎钻般的小冰块，挖出一颗放在掌心，瞬间就融化不见了。

终于领悟，原来在那泥土之中，也有着许多小空隙，饱含清纯的水分，所以能在寒冻之后，结成一颗颗的小碎冰。

想必植物的根，在土中生长游走时，也有些寻胜探幽之感，或是遇到砾石阻于途而不得不绕道，或是突然进入这种小水泡，仿佛到了水晶宫。

如果能缩成超小形，在土中挖掘，进入这水晶宫，四周一片清冽，将是多么美的事。

也遂了解原来土中的昆虫蚯蚓，也有这许多乐趣，远非地表外的众生所能领略。

随着翻出的泥土，倒也能看见一些冬眠的虫子，直挺挺地仿佛死后僵硬的尸体，轻轻触压，却见些许蠕动。

想必将它们暴露在地表，再跟着来几个寒流、下几场大雪，就都会冻死。

无怪北方人讲究及早地翻土，一方面能将地表的朽叶，早早地埋入地下，促进分解；一方面能消除虫害，预卜新年的丰收。

所以瑞雪兆丰年，实在非因雪中带有营养，而是因为雪能慢慢融化、浸润，更产生了杀菌除虫的作用。

否则瑞雪跟大雨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
惊讶地挖到了几个块茎的植物，灰白半透明地冻成了冰状，才想起是去年春天种的美人蕉，只为了秋天忘记将它的根块挖出来，所以遭到冻死的厄运。

像大理花、美人蕉这类应在热带生长的植物，到北方种植时，一定需要秋藏的道理，是我这两年才了解的。

因为在台湾只觉得此花年年自发，本无须照顾，书上也载明多年生草本。

所以初来美的几年，都是春天由花店买来块茎种植，夏秋欣赏繁花，暮秋不知将它们挖出来干藏，第二年却要怨怪这些花不再萌发。

直到近年才了解这些块茎块根，不像郁金香、百合、风信子富含淀粉的鳞球可以耐寒。

所以冰冻不必三尺，它们就因为体内水分的结冻，而消灭了生机。

其实动物也是如此，甚至包括了人，譬如北非的黑人因为近热带，需要增加散热面而身体颀长；南非洲的黑人，则为了御寒保暖，皮下脂肪特厚而趋向矮胖。

所幸现在的文明人有各种调适改变环境的方法，否则像我这种来自南国的台湾客，只怕要像大理花、美人蕉般地冻馁。

铁铲移到园子的有侧，细白栏杆围着我的娇客牡丹。

初种时选了较低凹的位置，后来才发现它本是喜燥恶湿的植物，只好一边培土，一边在四周挖沟把水引出去。

岂知到了冰雪的日子，沟里全结了坚冰，看来那牡丹倒成为众水环绕的小岛。

<<拈花惹草>>

此时冰已解冻，只有靠边处仍见块块冰凌，沟底则积着层层朽叶。

泡了大半天，那些叶片居然还十分完整，只是褪了秋色。

要想分解为沃壤，只怕非得埋入地下，或待夏日艳阳的催化。

近墙边也堆积了厚厚一层朽叶，想必是北风席卷来的。

其中有一处我知道是地鼠家的大门，既然层层覆盖，想必地鼠仍在冬眠，便也不去打扰。

倒是院左篱边的叶子，纠缠在萱草、紫藤和铁丝编成的篱墙间，有些杂乱得碍眼，便取来竹耙清理。

叶子被我成块地扒开，露出下面深色的泥土，赫然竟有着一排排黄绿色的嫩芽，像是短毛刷子般地挺立着。

原来是那在夏季茂盛、深绿色带着白脉的小草，还有那较宽而钝头的，则是五月下旬绽放的鸢尾。

才是二月十八，在朽叶的覆盖下，它们已经蠢蠢欲动了。

再抬头看那又名“木笔”的辛夷，摘下一枝带着茸毛的花苞，里面居然已经准备好了艳紫色的花瓣。

林间有群鸟啁啾地掠过，柳梢泛着鹅黄，蒙蒙然似有轻雾穿林，雾中带着一抹特殊的淡紫。

我扶铲而立，暗想，难道这真已是早来的春天？

睡成风景 那时它们都将带着冰雪的经验、季节的消息，都将泛上青苔、腐了表面，也都有可能被昆虫和小动物造访。

当然它们可能崩裂，而滚落山下，但那何尝不是一种美好——静静地，渐渐地，睡成风景的一部分！

后园与森林交接处的矮墙裂了，找了一个晴和的日子，调些水泥修补起来。

原本非常小的工程，却成为极烦恼的事。

矮墙不过一米，是用空心砖叠成的，或因为不远处一棵大树倾斜，造成地层移动，而有了裂痕。

我先把水泥推到左手拿的平板上，再斜插进裂缝，用砌刀将水泥塞进去。

而后修平表面，且以多余的材料把墙头被冰雪崩蚀的缺损补好，不过一个钟头就完工了。

接着端了杯咖啡，坐在后园的椅子上，欣赏自己的成果。

这矮墙在买房子时就有，算来至今也该有二十五年了，蔓生的蔷薇遮掩了矮墙的大部分，又有四处攀爬的长春藤和从森林中侵略进入的黄色不知名的野花，在四周肆虐，如果不注意，根本难以觉察矮墙的存在。

可是在我这多此一举之后，它居然渐渐突出了，随着水泥慢慢凝固、干硬。

我开始看到许多灰白色的线条与斑块，像是要跳出来似的，是那么扎眼，而且愈来愈强烈。

那矮墙在初建时，不也是呈现一片新鲜水泥的灰白色吗？

那时候林边的房子刚建，全新的砖正亮丽，初铺的瓦片，也应该是照眼的，难道当时与这后面的一片绿意，会如同我现在修补的水泥一般不谐调吗？

只为了二十五年的岁月，褪去了砖瓦的火气，苍苔逐渐泛上石阶，藤蔓逐步侵占墙头，仿佛初搬入小镇的人，先是被投以异样的眼光，渐渐终于能打成一片，成为具有强烈村里意识的一员？

岁月能够磨去年轻时刚烈的血气，能够把极大差异的人们与物体，染上相同的色彩，而减少了彼此的距离。

岁月也诚然能够把人类所制造的，原本与自然不谐调的，逐渐感化、教育，成为风景的一部分。

初步入古罗马的竞技场，与第一次踏入圆明园的废墟时，给我的感觉都一样，先是想象千百年前的争斗与烽火；蹀躞其间却又予人一种落寞荒凉之感。

猛然觉得自己恍如走在荒郊野外，触目的断垣残壁，不正是山间的石块？

它们同是被岁月所创造、被岁月所剥蚀、被岁月所同化，也终将成为岁月的一部分。

走在异国的街上，看婴儿车里的洋娃娃，金发碧眼，就是不同于自己的孩子；再看醉饮呼啸的青少年，其狂肆处，也是国内年轻人所不及。

但是当我看到那些佝偻的老人，与年迈的华侨并肩行走时，却常看不出明显的分别。

他们或已秃了顶，或已白了发，松弛的眼睑，遮住了眼神；生着老人斑的脸上，则爬满了深深的皱纹；他们以相似的慢步带些颤抖地前行，甚至连说话，即使语言不同，那节拍、抑扬与沉缓，也是类似的。

<<拈花惹草>>

是什么使他们看来像是一族人、一家人？

是岁月！

想到这儿，我释然了。

或许要等二十年吧？

！

二十年后如果那矮墙仍在，该有四十五岁了，而我修补的水泥，也当有二十的年岁。

虽然差距跟今天一样，但是正像七十岁与八十岁老者的差异，远小于十岁与二十岁的不同。

那时它们都将带着冰雪的经验、季节的消息，都将泛上青苔、腐了表面，也都可能被昆虫和小动物造访。

当然它们也可能崩裂，而滚落山下，但那何尝不是一种美好——静静地，渐渐地，睡成风景的一部分！

亿万年的奇缘 这从小便紧紧依靠的雌雄双蕊，竟然如此地错失姻缘，而且一错便是亿万年的岁月。

亿万年的奇缘 晨起，风疾，院角已经开得过盛的辛夷，落了满地的花瓣。

突然想起书稿上仍缺几朵蓓蕾的写生，便披衣，匆匆地冲出去。

满树白紫相间的花，在阳光下照得耀眼。

前两日才读到，这种辛夷，实际应该称为木兰，竟在这世上已有一亿年的历史。

妙的是，虽然雌雄同花，但是当花未绽放时，雄蕊已经成熟，雌蕊则依然幼小，而无法受粉；等到花开而雌蕊成熟时，雄蕊又已经老去。

这从小便紧紧依靠的雌雄双蕊，竟然如此地错失姻缘，而且一错便是亿万年的岁月。

所幸亿万年来，就有那上天安排好的红娘，穿梭在待嫁女儿的家中，促成门当户对的许多姻缘。

那是一种虫子，总在受不住天寒时，躲进将绽的蓓蕾，惹得一身雄蕊的花粉，又飞至盛开的花上招摇，就是这么偶然地，使待字闺中的雌蕊，竟能获得深花处水仙少年的消息，而悄悄受孕。

这偶然，也便一续就是亿万年。

托着写生册，在花前徘徊，辛夷特有的辛辛香味，在风里狂肆地飞散。

每一片花瓣都是那么莹洁，弯弯的，仿佛瓢状的荷花；一面紫、一面白，又恰像用两色巧雕出来的羊脂玉匙。

此时的花是太盛了，不再如初放时合十祈祷的含蓄，而是坦坦然的，将那黄绿色的大蕊托衬。

遂使我有些懊恼，若是找不到蓓蕾，岂非教我更待来年？

俯身从边缘被花压垂的枝条间穿过，站在树干下仰首察看。

逆光中，那白紫的花冠，是更剔透而似乎可以入口了。

书上果然如此记载，以辛夷花瓣裹面粉油炸爽口；又想起洋学生说，将花瓣压一遍，从基处用力吹，可以变成半白半紫的小气球。

可见这花除了欣赏，更有许多无关风雅的妙用。

不过到底还是中国古代的文人高明，是谁在那么早的春天，或许是飘雪的暮冬，看见辛夷仍然冬眠的花苞，在覆盖的绿褐色护片上，生满白白的茸毛，像是四德具备的毛笔，于是取了个优雅的名字——木笔。

而今这一枝枝木笔，都以自然之手，挥洒出一朵朵灿烂的笔花，将这树下的我团团围住。

头上是花，脚下是落花，风一吹，只觉得四周天地间，一片紫雾摇曳、紫雨缤纷，昏昏然不知上下古今，竟幻想自己是亿万年前，第一只误入花深处的甲虫，风云际会地，带起那许许多多巧合的姻缘。

问园园历 早觉得应该有个『园历』，记录每年下种的日子和收成的时节。

直到满树的辛夷花开始凋落，才发觉今年可能误了花期。

当然，此花期并不包括紫藤、迎春、茱萸、杜鹃这些木本花。

因为它们原就无须照顾，上天自然会催着开。

这花期也不包括风信子、铃信、百合和郁金香这些球根的植物。

因为它们是多年生，又不怕冻，也自然有大地告诉它们春的消息。

真正被我误了的，要算是百日菊、非洲牵牛、金鱼草、大理花和金盏花了。

<<拈花惹草>>

虽然它们有些也能由前一年结的种子自然萌发，但总不如人工培育的良好，何况多半的种子，不是在枝头便进入了蜂鸟的肚子，就是冬天成为了群雀的美食。

今天就是因为回想起往年总是不断捡拾盖在花芽上的辛夷花瓣，而惊觉自己居然还没有撒种。

早觉得应该有个“园历”，记录每年下种的日子和收成的时节。

异国毕竟不是故乡，靠本农民历就能抓得八九不离十，尤其是这临海湾的山头，常有莫名其妙的寒风，从林间簌簌地吹来，使“问园”的花朵，总比隔三条街外的邻居迟开一个礼拜。

所以连那花店说的日子也就不准了。

母亲原本来自农村，但从小离家在教会学校念书，便也对园事一无所知。

来美近十年，成天在园里穿梭，收获之多，足以供应所有的亲朋所需，居然也没有个固定的园历。

大概是冬天被关急了，只要看见外面有几日和煦，便忙不迭地下种，结果不是饱了田鼠、小鸟的肚子，就是冻伤涝死，所幸种子留得多，便也屡败屡战，终有成功的一日。

老人家倒也有她的道理：“早下种的贡瓜早结果，早死。

晚下种的则可以拖过中秋。

”近两年确实发现她所言不虚，每次暑假结束从台湾赶回纽约，许多贡瓜的大叶子都已罩上一层如霜的白色。

同一时间，却也有些棵正在欣欣地攀爬结果，想必就是不同“月次”的差异。

<<拈花惹草>>

编辑推荐

刘墉的小说带有一种神秘、浪漫、讽刺与诡谲的色彩，每一篇都有令人惊讶的结局，却又在写实中带有虚幻，使那结局产生神秘的延伸。

俯身从边缘被花压垂的枝条间穿过，站在树干下仰首察看，逆光中，那白紫的花冠，是更剔透而似乎可以入口了。

我扶铲而立，暗想，难道这真已是早来的春天？

<<拈花惹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